



朱文公文集

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四

奏劄

戊申延和奏劄一

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司徒之
 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皋陶作士明刑以弼
 五教而期于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
 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
 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
 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
 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
 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
 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
 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
 之人悍然不敢肆意於為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
 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
 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
 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
 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
 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
 或以妻殺夫或以族子殺族父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
 議刑卒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
 三王不能以此為治於天下而况於其繁於父子之親君
 臣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然臣非敢以此之

故遂勸陛下深於用法而果於殺人也但竊以為諸若此
 類洩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
 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得以行乎其間則天
 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而舜之所謂無刑者又何日而
 可期哉故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
 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
 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右其不宜者罪加九
 入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
 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又詔儒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
 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者刪其精要之語聚為一
 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之官皆當讀之
 先聖王所以較典敷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後擬議為好
 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教而仰稱陛下好
 生惡殺期於無刑之本意取進止

延和奏劄二

臣聞獄者民命之所繫而君子之所盡心也今天下之獄
 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者其有疑
 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讞議而
 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而憲臺之所詳
 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於州縣之具獄使其文案
 粗備情態稍圓則雖顛倒是非出入生死蓋不得而察也
 是故欲清庶獄之源者莫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今縣之
 獄委於令其選固已精矣而未必皆得人其墜未易革也
 若州獄則今銓格凡選人任滿有舉主閱陞者方注繁難

令錄其慮蓋已詳矣然注司理者乃不用此令而近制唯
 進納瘡老之人然後不得注擬此外則常調關陞雖昏繆
 疾病之人皆得而為之甚至於流外補官若省部胥吏亦
 得而為之彼以薦舉關陞者固未必盡得才能公正之人
 然比之昏繆疾病無善可稱與夫胥吏之入官者則有間
 矣蓋昏繆疾病之人苟且微祿唯知自營其於獄事蒙成
 吏手漫不加省而胥史之入官者又或徂於故習與吏為
 徒販鬻走弄無所不至故州郡小大之獄往往多失其平
 怨讟咨嗟感傷和氣上為聖政之累莫此為甚臣愚欲望
 陛下明詔銓曹更定選格凡州郡兩獄官專注任滿有舉
 主關陞人或應格不足則次任任滿銓試中第二等以上
 人其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史並不得注擬見在任者非舉
 主關陞人即令守俸銓量如委昏繆疾病即保明開奏特
 與祠祿其未到人候赴上日亦從守俸銓量方許放上若
 守俸徇私失實即許監司劾奏罷免所有省部胥史雖已
 注官待次並令赴部別與擬授庶幾治獄之官其選必清
 各知任職仰副陛下欽恤之意取進止

貼黃

臣竊勸縣獄止是知縣獨負推鞠一或不得其人則拆
 換款詞變亂情節無所不至今既未能盡變銓法則亦
 不容無以更革欲望睿慈詳酌明降指揮令縣丞同行
 推訊無丞處即用主簿仍遇大囚到獄即限兩日內具
 入門款先次飛申本州及提刑司聚會庶幾粗革情弊
 天下幸甚

延和奏劄三

臣竊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經總制錢蓋前代之
 所無而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
 權宜措畫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為功而其兄聞之乃
 為哭於先廟以為作俑之禍且及于孫渡江以後雖知其
 弊然費出愈繁遂不能罷復有增加以至于今乃為大農
 之經賦有司不復敢有蠲除之議然其始者亦但計其出
 納多寡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則事雖失體而未有甚害及
 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民間遠限契約悉出投印故一二
 年間此錢之額倍於常歲逮其畢事則便復常數而無復
 前日之羨矣而一時乃有憮復倍克之人輒為比較之說
 以誤朝聽使凡歲入經總制錢悉以經界之年為額其後
 雖或知其非義而小變之然猶必使越及一年所收最多
 之數至其甚無藝者則雖或災傷年分檢放倚閭苗米稅
 錢已無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版曹總所猶不肯與之
 蠲除上下相臨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足則其勢必
 至於巧為名色取之於民以求幸免司察之官雖知其然
 然既利其贏額之盈則亦不容有所何問顧猶不足以及
 數則遂不過將新蓋舊轉後為前歲月愈深逋負日積大
 郡所欠十數萬緡小郡亦不下一二萬數官吏操切日益
 嚴峻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臣愚不知州縣之煎焚局
 促果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歎息愁怨果何時而火息也陛
 下厚德深仁愛民如子疾痛痲癢無細不知抑擗按摩無
 遠不及顧偶未聞此法之弊而已故臣輒敢冒昧以聞伏

望聖慈深照本末特詔有司先將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稅較內所稅經總制額盡依分數豁除然後別詔大臣深圖所以節用裕民之術計論經總制錢合與不合立額比較之利病而罷行之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延和奏劄四

臣竊見江西路諸州膏有科罰之弊蓋因歲入有限而費出無常是以不免巧取於民以備支發凡是百姓有事入門不問曲直恣意誅求無有藝極民間受弊不可勝言爲監司州縣者欲一切繩之以法則財計頓闕州縣不可復爲雖有良吏亦無以免若一切恣之不問則法廢不行民怨無告而貪虐之吏更復並緣以濟其私爲害愈甚前此漕司蓋嘗頗指羨錢以補州縣歲計之闕而禁其科罰然後遠民得以粗安然聞其間亦有循習舊態未能盡革去矣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本路帥臣諸司博訪事宜共行措置逐一條奏以俟聖裁庶幾官用不之民賦有經仰寬膏肝之憂濟滄災沴之氣一路幸甚取進止

延和奏劄五

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爲之資奮大有爲之志即位之初慷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汛掃陵廟恢復土疆爲已任如是者二十有七年于茲矣而日循荏苒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下慰人望不審陛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說耶以爲所任者非其人則陛下之神明宜可謂所任盡非其入以爲所由者非其道則陛下之仁聖宜可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爲規

模不定則陛下之規模寧定矣以爲志氣不立則陛下之志氣寧立矣然且若是何耶臣誠愚賤竊爲陛下惑之故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嬖孽之中盡明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而然歟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而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則媚之私願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懦之輩願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望天下之讒說矜行而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讎耻而或不免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免於歎息愁怨之歎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能盡得其入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不能盡合其道規模蓋寧小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蓋寧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非獨不足以致洽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以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爲陛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此爲恨也聞者天啓聖心日新盛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盡有意乎天理之絕而入欲之盡矣然臣竊以其事觀之則猶恐其未免乎交戰之患也蓋詰傳寫滯淺文字之罪則便嬖側媚之流知所懼矣然而去者未遠而復還存者更進而愈盛則知陛下親寵此曹之意未表也罷累年竊

位盜權之姦則柔邪庸繆之黨知所懼矣然而希次補者
 襲其迹以僥倖而不訶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而不問
 則知陛下委任此輩之意猶在也增置諫員斥遠邪佞則
 兼聽之義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可諫之端無窮則其或
 繼進而愈切未知陛下果能納而用之否也辨明誣枉慰
 撫孤直則屬焉之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造言之人無
 實則其或捷出而益巧未知陛下果能達而絕之否也謝
 却微使嘉贊壯圖宜君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
 旁出奄寺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
 振廢獨租重禁科擾宜君可以寬疲民之力矣而監司不
 擇守令貪殘政煩賦重元元失職則恐未有以固有邦之
 本即是數者而論之則是所謂天理者雖若小勝而所謂
 入欲者終未盡除也夫以陛下之神聖仁明蒞政之文圖
 治之切宜其晏然高拱以享功成治定之安又矣而歲月
 逾邁四顧茫然陰陽方爭勝負未決不知符復何日何時
 而可以粗見聖治之成也耶聞之道路比來士大夫之進
 說者多矣然不探其本而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姑就其
 易毛舉天下之細故而本於陛下之身營營馳騁乎事
 為利害之末流臣恐其未足以端出治之本清應物之源
 以贊陛下正大宏遠之圖而使天下之事悉如聖志之所
 欲也昔者舜禹孔顏之間蓋嘗病此而講之矣舜之戒禹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謹乃有位敬備其可願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為仁一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
 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
 獲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滂佞
 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
 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蓋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
 以來非無強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
 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耻為庸主而思
 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
 無寂滅為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
 礙為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
 離不相為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
 要者於是不復講矣臣愚不肖竊願陛下即今日之治效
 沂而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孔顏所授受者
 以番意焉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
 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
 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
 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
 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
 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
 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聚而
 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
 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備也如此則聖心洞
 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
 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

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我烜今祖宗光明盛大之業付在陛下將以傳之無窮四海之內所望於陛下者不但數世之仁而已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廖惟陛下深哥聖志肅自刻勵而力行之使萬世之後猶可以為後聖法程則宗社神靈永有依託萬方黎獻永有歸往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孤陋寡聞學無所就前此兩蒙賜對所言大意與此畧同辭不別白旨不分明曾不足以上悟聖心而陛下哀憐不忍終棄使得復望清光環視其中無他所有轉經舊聞復以此進借妄狂率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財赦取進止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臣竊聞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遺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唯大聖大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而處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乎吾心之所安寧慎其身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為此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為之見於上地變為之作於下人情為之哀恫拂鬱而皆有離叛散亂之心方此之時宗廟社稷危於綴旒是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實

紹丕圖未及瓊令之間不越須臾之頃而鄉之危者安難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乎有以不失其正者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權學士大夫羣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各實之際至於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特待時而發耳臣雖至愚亦知竊為陛下憂之而未知其計之所出故嘗反覆以思而參以所聞則尚猶有可誘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爾嗚呼此則所謂道心微缺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孟子所謂終身訥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惜曰天命神詔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奉則轉禍為福易危為安亦豈可以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毫有所加於清郊之舊外至百辟多儀之享恩澤匪頒之式不敢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溥發德音痛自克責嚴飭刑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繼以二日而一至至于無一日而不一至焉俯伏寢門愁慕流泣雖勞且

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疑不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之變禍亂之幾有未盡去則又在乎陛下疑神恭默深監古先日與大臣講求政理可否相濟惟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為偏聽以啓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得違彙孽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若復因循日復一日所以行權者遂失其正則臣恐禍變之來不但禮樂不與刑罰不中而已也人心易離天命難係厥監不遠深可畏懼臣山野賤愚不識忌諱罪當萬死惟陛下寬之取進止

行宮便殿奏劄二

臣竊惟皇帝陛下祗膺駁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它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為急先之務蓋將來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為博聞廣以為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為過矣蓋臣天資至愚極陋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况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

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物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為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其聚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急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急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

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清淡洽心與
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
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
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
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
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
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
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
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
也誠能嚴禁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
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
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
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
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常帶之
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
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為道學必排去
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慨歎
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
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為
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
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熙于光明使異時嘉靖邦
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
卓然為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
有榮矣何必使之勉彊盲聾扶曳跛蹙以汗近侍之列而

為盛世之羞哉千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財幸取
遊止

行宮便殿奏劄三退一本作裁

臣前任備員潭州兼管荆湖南路安撫司事竊見本路上
齊民貧無他生理而州縣歲計入少支出多往往例於常賦
之外多收加耗重折價錢尚且入不支出公私俱困昨來
諸司察見其弊累管蠲減務寬民力連年所放蓋已不貲
而州縣起發上供支遣俸給諸色費用尚仍舊額略無所
損沿此官司已是狼狽不可支吾或有非泛賞給調發支
賜若更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流補官之人復有增加則
愈見逼迫無以為計臣近者嘗與漕司何異備奏全州守
臣韓龜所申乞減添差員數可見一端至於其他州縣大
略往往類此不唯官吏苟窳目前多方趣辦不暇為國家
赤子計而按察之官知其甚不得已以至於此亦不忍盡
法按治無由發覺竊念本路東望朝廷遠在二十餘里之
外而北據重湖南撫諸峒形勢所關亦非他道之比萬一
民貧不堪誅剝一旦也結自為擾亂而盜賊蠻獠相撻而
起則不知議者何以處之臣自到任以至去官僅及三月
雖未及詳密究其曲折然其大勢如此亦不待智者而後
知矣故嘗深以為憂欲為料理但以召還之遽未暇子細
詢考畫一奏聞今者既蒙賜對又不敢不為陛下一言欲
望聖慈深察一視同仁特詔本路帥臣監司更以前日全
州所申事理通之諸郡並行均節將大段關乏去處特與
痛加退減指定奏聞取旨行下庶幾州得以恤其懸懸得

以寬其民而其間或有不奉詔者亦且無詞以逃其罪則
遐遠之民均被實惠而寬大之恩不但為掛牆壁之具而
已臣奉使亡狀不早上聞以至今日死有餘罪伏惟矜赦
而亟圖之則一路幸甚取進止

行宮便殿奏劄四

侵犯之作也

臣昨於去冬伏蒙聖恩除知潭州方具辭免未及起發即
聞湖北猺人侵犯邵州界分及今年春伏奉聖旨不許辭
免臣遂即日就道比及到官湖北已行進兵攻討賊氣漸
衰遂就招降一向寧帖却據邵州守臣潘壽申到見得從
前邊防全無措置以致小醜敢肆侵犯因條畫到移置寨
柵增撥戍兵利害數條臣與漕臣何異潘壽所申頗有條
理遂行詢究見得委的合行措置遂已具奏乞賜施行竊
計已徹天聽欲望聖慈明詔大臣早賜處分及何異潘壽
在任之日依元所申日下措置其提刑趙不迂先次申奏
亦與臣等所乞無大異同欲乞并行劄下公共相度從長
區處庶使姦賊畏威邊民安業實一方永遠之利取進止

貼黃

作伏一

臣昨招到猺賊蕭來夫等已赴安撫司公參其人裝
弱初無能解但恃險阻敢爾跳梁今已伏降則於事
理不得不加存恤欲乞聖慈行下本司常切照管毋
失大信庶幾異日復有此輩易以招納伏候聖旨

行宮便殿奏劄五

臣伏見潭州城壁昨因虜騎殘破之後剝落摧圮五十餘
年不曾修築近者守臣周必大方議補砌已蒙朝廷降

聖牒一百道賣到錢八萬貫未及興工而必大奉祠就第
臣到任之初即行點檢其錢已支六萬餘貫買到乾灰見
在餘錢不多不足為雇工編設之費又元料只擬用本州
諸色軍兵共不過三千餘人竊慮不堪久役勞苦而其城
廣闊中間多有空閑無民居處若盡修築亦無所用枉費
工力初已釐定七月下旬起工而偶值小旱繼以霖雨旋
遭國家人情洶洶未敢容易然念興作有諸所買乾灰費
錢已多若遂因循便成廢棄亦可惜故自登極後事
勢稍定即別委官再行計度擬將其城北面一帶荒迤去
處量加裁減向裏別築蓋如此則不唯目今工力易辦料
來萬一不測有警亦易防守但未及子細條畫而臣忽奉
聖恩召令奏事竊恐新任守臣未知始末欲望聖慈行下
詳審計度如臣安議有可施行即乞睿旨再給度牒雜募
軍民促城北趨近裏修築乘此樂歲得日興工亦為一方
永久不虞之備取進止

乞進德劄子

臣竊聞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聖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克舜性之湯
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有固
為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
性之全故為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
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
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畜之是則所謂作民父
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

行之爲能覆此位當此責而無媿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爲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之質性之於天固非常情所能窺度然而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臣恐緣穉艱難容有未盡知人之情偽容有未盡察國家憲度容有未盡習至於學道脩身立志揆事之本制世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容有未能無待於講而後明者故竊以爲陛下誠能於此深留聖意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略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君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決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彊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宜妄自菲薄因循苟且而不復以古之賢聖自期也臣本迂儒加以老病自知無用分甘窮寂今者徒以趣召之峻冒昧而來耳目飭骸皆難勉彊然而未敢遽以告歸爲請者誠感眷遇之厚猶欲少忍須臾以俟陛下聖志之立聖學之成決知異日姦言邪說不能侵亂果如前所期者然後乞身以去則爲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臣主俱榮矣願以此

事在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則在陛下萬一景景迫人不察猶留則抱此耿耿私恨無窮伏望聖慈憐臣此志察臣此言策厲身心勉進德業使臣蚤得遂其所願則雖夕死瞑目無憾矣冒瀆宸聽臣無任惘款激切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聞中庸有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彊而元祐館職呂大臨爲之說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彊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彊而已矣蓋均皆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皆明彊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幽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求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臣少時讀書偶於此語深有省焉奮厲感慨不能自已自此爲學方寸進食芹而美敢以爲獻伏乞聖察

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劄子

臣伏見近制每遇隻日蚤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按故事將來大寒大暑亦繫罷講月分恭聞陛下天性好學晨夕孜孜雖處深宮必不暇逸但臣謀衆選擇以經入侍固當日有獻納以輔聖志今乃淹旬累月不得脩其職業素餐之刺實不自安故嘗面奏假日無事正

宜進講已蒙聖慈俯賜嘉納今已兩日未見施行因省昨
來呀陳似亦未至詳悉今別具奏欲乞聖明特降睿旨今
後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
故並令逐日蚤晚進講內有朝殿日分伏恐聖躬久坐不
無少勞却乞權住當日蚤講一次庶幾載備遊息無非典
學之時聖德日躋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差官看詳封事劄子

臣前日面奏恭奉詔旨以雷雨之異許陳闕失仰見陛下
畏天宵已之意然臣未敢奉詔者竊見陛下登極之初已
下明詔求獻言者甚衆未聞一有施行今復求言殆成虛
語欲乞睿旨令後省官鎖宿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以
次施行已蒙聖慈開納再三五音宣諭如此則求言之詔
不為文具臣不勝感激欣幸而今已兩日未見指揮竊慮
當時所奏地事很多又無文字可以降出是致遲緩今敢
再具奏聞欲望聖明早賜處分庶幾聞者知勸直言日聞
開悟聖聰益脩政德應天之實莫大於此取進止
聖旨差池有開劉光
相限十日看詳聞奏

乞瑞慶節不受賀劄子

臣伏觀今日瑞慶節前一日宰執率文武百寮詣行宮便
殿拜表稱賀臣已前來抵赴立班然竊惟念壽皇梓宮在
殯陛下追慕方新乃以此時講行賀禮臣當以經術入侍
帷幄觀此缺失心實未安久欲奏聞又念疏遠不敢僭越
昨晚忽奉睿旨特令宣引今日晚講仰見聖心虛懷來益
唯恐不及待遇之恩復異常品感激之深不能自己謹此

密奏欲望聖慈速賜傳旨便令權免其表亦不收接三年
之內九有合稱賀事並依此例庶幾上廣孝治益隆聖德
風示四表垂法萬世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貼黃

臣今呀奏雖已遲晚然羣臣班賀於外而聖主抑而
不受益見聖德之盛可為後世法程伏乞睿照

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

臣迂愚衰賤無以逾人仰荷聖明召從遠外置之近侍之
列處以勸誦之官此豈私於小臣者哉意者必以其粗嘗
講學稍有思慮不肯隨眾默默或有以仰裨聖治萬分之
一也而臣伏自到闕三獲進對狂妄之言時蒙采納如增
添講日看詳封事不受賀表之屬皆得施行臣竊不自知
以為庶幾可以披瀝肝膽畢義願忠而無負於陛下呀以
收錄使令之意又竊惟念服在內朝實以從容颯議為職
故雖披求言之詔亦不敢輒同外臣撰述文字以致宜洩
但嘗面奏一二意望陛下自以聖意施行而累日以來竊
觀天意雷震之後繼以陰雨沉鬱不鮮夜明晝昏此必政
事設施大有未厭人望以致陰邪敢干陽德者而臣前日
呀嘗言之大者尚亦未蒙省察若但碌碌隨群解釋文義
時時陳說一二細微以應故事則不唯非陛下呀以召用
愚臣之意亦豈愚臣呀以服事陛下之志哉今有微誠須
至傾竭臣之呀言其最大者則勸陛下九百自奉深務抑
損自官闈之私居處服用且如階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數
僕御恩澤亦未可遽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

心早遂衰昏定省之願以為陛下必垂開納而數日來乃聞有旨修葺舊日東宮為室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後誨以為便安之計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於陛下之心大臣之議軍民之願耶抑亦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脩省之時不當與此大役以弗謹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飢饉流離陷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興土木修造宮室但以適己自奉為事而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唯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榮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又將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監未遠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深宮末巷園囿池臺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未易當此紛華盛麗之變惑感移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德脩業亦將有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康定省之禮則臣嘗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今聞邇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而不亟為之慮如臣所謂下詔自責頓日繼往者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之時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為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

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一向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使太上皇帝灼知陛下所以不得已而即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民姑以代己之勞而非敢遽享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父子天倫三綱所繫不惟陛下之心深所未安而四方觀聽殊為不美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難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以啓將來之弊况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為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難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

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
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
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為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
臣之所大懼也至於贊官之卜備聽臺史膠固謬妄之言
隨其交結眩惑之計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但欲於
祐思諸陵之傍償邪遷就苟且了當既不為壽皇體魄安
寧之慮又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則自宰執待從以至
軍民皆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夫以壽皇之豐功盛烈百世
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此豈不又大拂天人之
心以致變異之類仍而貽患於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
也凡此四懼皆非小故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
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
華之間草創殿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
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偪及暴露之苦如是
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
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塞群下
窺觀眩惑之姦而慰斯民飢餓流離之歎此一事也若夫
過官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
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預詔近屬
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宛轉方
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
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
環擁更進警諭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
且霍然雲消霧散而惟意浹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

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
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
久之計其實有敷庸而所得褒賞未愜眾論者亦詔大臣
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寵令之弛張人才之
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徇己見酌取
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行
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
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五相論難擇
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
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
得失之筭矣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卜則臣前日嘗以議
狀進呈近日又與同列連名具奏今更不敢頓頌聖聽亦
望特宣大臣使詳臣等前後所論而決其可否於立談之
間先寬七月之期次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
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此四
事也凡此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覆思慮斷
而行之以答天變以慰人心上以彰聖主用人求諫之實
下以伸小臣愛君憂國之忠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又竊念
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而進對之時
率多遺忘言語精神又不能以自達是以前日一番面奏
所陳數事有未蒙深察者今因入侍敢復冒昧輒形紙墨
伏惟聖明獨賜詳覽而擇其中至於孤危之蹤不敢自保
竊恐自今以往不獲又侍清閒之燕矣臣無任瞻戀懇切
皇恐俟罪之至取進止 七箇中

不受賀表下貼黃

臣又聞前日賀表雖蒙退出而未降指揮今後合稱賀事三年之內並與權免其節序變遷並合進各奉慰并乞聖明先賜處分庶幾遇事免致失禮伏候聖旨

竊觀天意下貼黃

臣又聞前此雷雨之時累曾地震此十七日半夜前後其震尤甚八月半間蜀中大震塔屋往往傾摧臣雖不曾親見然見者頗多傳聞甚的聖政方新而變異不止天戒甚明必有所為并乞睿照

此三事也下貼黃

臣又嘗謂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辯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每事從中批出處分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外間一時可以疎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伏乞睿照

論災異劄子

臣竊聞今月五日夜漏方下五六刻間都城之內忽有黑煙四塞草氣襲人咫尺之間不辨人物著於西目皆為沙土臣雖不曾親見然親舊相訪見之者多驗之數入其說如一次非虛妄臣竊思惟間者以來災異數見秋冬雷雹苦雨傷稼山摧地陷無所不有皆為陰盛陽微之證陛下

雖嘗下賁躬之詔出政諫之令而天心未豫復有此恠亦為陰聚包陽不和而散之象臣竊懼焉而恐其未有敢以聞於聖聽者也蓋嘗聞之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暮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脩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脩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效如此伏願陛下親以為法克已自新蚤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當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神靈守之在旁慄慄然不復敢使一毫私意萌於其間以煩譴告而又申救中外大小之臣同寅協恭日夕謀議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修焉則庶乎災害日去而福祿日來矣臣不勝倦倦愛君憂國之至取進止乞詳付三省樞密院一本

乞令看詳封事官面奏劄子

臣昨具奏乞降指揮看詳臣庶所上封事已蒙聖慈施行今來竊見看詳官所具進冊其間貼說極為詳備若令因持經陞面奏指陳庶於聰明實有裨補取進止

乞討論喪服劄子

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軒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勅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為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姬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

從可知已入紀養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
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牽牽制之弊去
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程
子孫守之亦求無斁而間者遺浩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
豫不能躬執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
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
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
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唯上違禮
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
之禮舉而復墜臣愚不肖誠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
改唯有將來修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
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
攷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為
之制勿使過為華靡布告郡國咸使聞知庶幾漸復古制
而四海之衆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
止

書奏葉後

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為祖謂承法意甚明
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不
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為祖母後者
三年可以旁照至為祖後者條下疏中兩引鄭志乃
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
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

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
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
無明白證據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
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
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
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
不可增損也

乞脩三禮劄子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
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
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
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
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
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
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
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
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
乃樂之為數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
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按臣頃在山林管輅
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
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
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
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
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

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閣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校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廨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衙請奉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四

福州府學訓導舒鑿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五

講義

經筵講義

大學臣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古之為教者有小子之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大人之學窮理盡性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也此篇所記皆大人之學故以大學名之臣又嘗竊謂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叙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則天下之理固已無不具於一人之身矣但以人自有生而有血氣之身則不能無氣質之偏以拘之於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於後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於亂其倫理而陷於邪僻也是以古之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歲而入小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而後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之不學而天下國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也及周之衰聖賢不作於是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備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其書雖有存者皆不過為世儒誦說口耳之資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既其實必求其理而責之於身者也是以風俗敗壞人才衰之為君者不知君之道為臣者不知臣之道為父者不知父之道為子者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皆由此學不講之故也至于我朝天運開泰於是河南程頤及其弟頤始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而

其所以開示學者則於此篇之旨深致意焉若其言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大學乃初學入德之門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賴有此篇尚存其他則莫如論孟其可謂知言之要矣後之君子欲脩己以治人而及於天下國家者豈可以舍是而他求哉臣以無能獲奉明詔使以此篇進講謹誦所聞釋其名義如右惟聖明之留意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臣熹曰大學者明也明者人所共得乎天至明而不昧也學也學者人所共明也明者人所共得乎天至明而不昧也學也學者人所共明也

臣竊謂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而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為一身之主但其所以為此身者則又不能無所資乎陰陽五行之氣而氣之為物有偏有正有通有塞有清有濁有純有駁以生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以人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清且純者為聖為賢得其濁且駁者為愚為不肖其得夫氣之偏且塞而為物者固無以全其所得以生之全體矣惟得其正且通而為人則其所以生之全體無不皆備於我而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粲然有以應乎事物之變而不昧是所謂明德者也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此而所以可為堯舜而參天地贊化育者亦不外乎此也然又以其所得之氣有清

濁純駁之不齊也是以極清且純者氣與理一而自無物欲之蔽自其次者而下則皆已不無氣稟之拘矣又以拘於氣稟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附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然亦不能自以自知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發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發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然之明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眾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感沒溺於卑汗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以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如我之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汙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